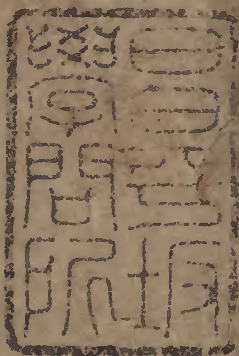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九十九之百六



張子書二 邵子書
羅氏胡氏門人
朱子一至三

自論為學工夫

論自注書

外任

程子門人 楊氏尹氏門人

| | | | | |
|------|------|----|-----|----|
| 漢書門類 | 五二九七 | 函號 | 三〇九 | 冊架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五二九七 | 函號 | 三〇九 | 冊架 |
|------|------|----|-----|----|

| | | |
|------|-----|--------|
| 內閣文庫 | 漢 | 5257 |
| 冊數 | 30 | (24) |
| 函號 | 298 | 249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類卷第九八版

張子書二 非類卷
者別為卷

正蒙有差分曉底看節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

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

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似這處都見得差了續

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

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只是一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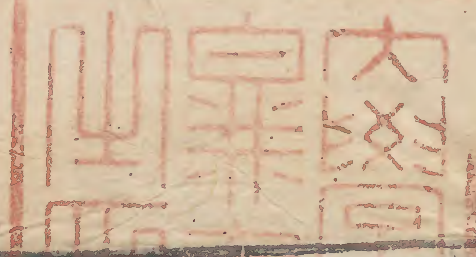
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

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

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大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

而下者皆是發而昏中節謂之和處帶

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自己不



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去做
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
得透幹

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得而睡不然放
不下無安着處

問正蒙說道體處如大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
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
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大極最好如由大虛有天
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
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
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說槩
可見矣

問橫渠說大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

馬紛紜不足謂之大和却說倒了曰彼以大和狀道體與發
而中節之和何異

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
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
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
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
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
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
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如左
丞相大得右丞相不多問曰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
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
地說却似兩物

橫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謂清為道則濁之中果
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

比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比說

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

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

問大虛不能無氣一段曰此難理會若看又走作去裏

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

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

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先

生因舉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

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

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

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問橫渠云太虛即氣大虛何所指曰他亦指理但說得不分曉

曰太和如何曰亦指氣曰他又云由味者指靈空為性而不

本天道如何曰既曰道則不是無釋氏便直指空了大要

當初說出此道理多誤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好

橫渠言陰聚之陽必散之一段却見得陰陽之情

橫渠云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陽氣正并忽遇陰氣則相

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

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陰氣正并忽遇陽氣則助之飛

騰而上為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

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陽在外者

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

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和而散則

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疰霾戾氣飛電之類疰霾

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或青黑色

問橫渠言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人傑。天道篇。

問橫渠謂鬼神者往來屈伸之意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示字之義如何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向嘗見三舍時舉子易義中有云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恐是字說又曰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廣。神化篇。

林問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寓

林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云云答曰且如天也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無暑何以別其為冬夏禮。運。紅。

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雲禮。運。紅。聲者氣形相軋而成兩氣風雷之類兩形桴鼓之類氣軋形如笙篁之類形軋氣如羽扇敲矢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習之而不察耳至。動。加。篇。

問橫渠說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理一也又言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先生嘗以其言為近釋氏水水人喻有還元反本之病云近釋氏則可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蓋謂性之為體本虛而理未嘗不實若與釋氏不同曰他意不是如此亦謂死而不亡耳文。明。篇。

問張子水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曰水性在水只是凍凝成箇水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水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曰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傳。

問橫渠謂所不能無感者謂性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言只可
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亦有箇模樣蓋感固是心
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理便是性但將此
句要來解性便未端的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又曰仁
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將此語來贊詠仁則可要來正解仁
則未親切如義豈不是天下之正理得

問橫渠言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此語如何曰有此性自是因物
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
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己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
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
理今古晝夜無須更息故曰不能已

問聞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
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

可學也

問橫渠耳目知德性知曰便是差了雖在聞見亦同此理不知

他資質如此何故如此差某云呂與叔難曉處似橫渠好處

却多曰他又曾見伊川某云他更在得一二十年須傳得伊

川之學曰渠集中有與蘇李明一書可疑恐曾學佛學

賀孫再問前夜所說橫渠聖人不教人避凶處吉亦必正信勝

之之語伯謨云此可以破世俗利害之說合理者無不言恃

理者無不凶然其間未免有相反者未有久而不定也先生

因云諸葛城之却道呂不韋春秋好道他措置得事好却道

董子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說不是便說若是

利成則義自在其中功成則道自在其中

問橫渠說遇曰他便說命就理說曰此遇乃是命曰然命有二

有理有氣曰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理孟子是帶氣說曰然

橫渠言遇命是天命遇是人事但說得亦不甚好不如孟子某

稱乾

又問曰但不知他說命如何學

橫渠闢釋氏輪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却是大輪回蓋釋氏是箇箇各自輪回橫渠是一發和了依舊一大輪回

呂與叔集中亦多有此意思

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端蒙以下理窟語錄并雜論

問橫渠得尺守尺得寸守寸之說曰不必如此且放寬地放不

成讀書得一句且守一句須一面居敬持養將去聽

用之問虛者仁之原曰此如克己復禮為仁又如太極動而生

陽穀

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

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

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

問橫渠有清虛一大之說又安兼清濁虛實曰渠初云清虛一

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

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

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

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

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

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

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好學

或問橫渠先生清虛一大之說如何曰他是揀那大底說話來

該攝那小底却不知道終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不

是形而上者須是兼清濁虛實一萬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

上者行乎其間

橫渠清虛一大却是偏他後來又要兼清濁虛實言然皆是形

而下蓋有此理則清濁虛實皆在其中學

橫渠說氣清虛一大恰似道有有處有無處須是清濁虛實一

二大小皆行乎其間乃是道也其欲大之乃反小之方

陳後之問橫渠清虛一大恐入空去否曰也不是入空他都向
一邊了這道理本平正清也有是理濁也有是理虛也有是
理實也有是理皆此理之所為也他說成這一邊有那一邊
無要將這一邊去管那一邊淳

清虛一大形容道體如此道兼虛實言虛只說得一邊闕
橫渠言清虛一大為道體是於形器中揀出好底來說耳遺書
中明道嘗辨之嘗

或者別立一天疑即是橫渠野

問橫渠說虛云亦有箇意思只是難說要之只動而無動靜而
無靜說為善橫渠又說至虛無應有病方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
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
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熹

問中虛信之本曰中虛只是自家無私主故發出來無非真實

終有些私於中便不虛不信矣熹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逆教人得須
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
通處橫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
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
了熹

問心包誠一段曰是橫渠說話正如心小性大之意野
橫渠云以誠包心不若以心包誠是他看得忒重故他有心小
性大之說熹

因看語錄心小性大心不私於性滯於知思說及上蔡云心有
止說遂云心有何窮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而應事接物皆
是故於此知性之無所不有知天亦以此因省李先生云盡
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
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

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方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事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已耳

問橫渠說以道體身等處曰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却儘有下功夫處也

道夫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切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等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着心字所以夫子

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不用說口契手寫又問徃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總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一版

邵子之書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恐是時

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踈處康節能盡

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作

易好聽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

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說看其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

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廣闊

或言康節心曾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

樣做工夫個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

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

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

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大雅

厚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其問須亦窺見理曰雖窺見理却不介意了可學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璘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一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

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体以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個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在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躰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錄也是它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道夫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四通八達子孫云言看莊子
此康節亦髮髯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上識得
了又却蹴踏着以為不足為康節略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
莫恠無拘檢真樂攻心不柰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佐

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却又挨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問擊壤序
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卻不犯
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言之又問如此則性與心身都
不相管攝亡者自亡存者自存否曰某固言其與佛學相近
者此也又曰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雜
披是也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曰固是康節自有兩三
詩稱贊子房曰然則與楊氏為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大必
因論康節之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
他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眾人紛拏擾上時它自在
背處人傑因問擊壤集序有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

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猶未離乎害也上四句自說得妙却云
未離乎害其下云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
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
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也恐如上四句似合聖人
之中道以道觀道而下皆付之自然未免有差否曰公且說
前四句曰性只是仁義禮智乃是道也心則統乎性身則主
乎心此三句可解至於物則身之所資以為用者也曰此非
康節之意既不得其意如何議論它人傑因請教先生曰以
道觀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則有剛柔善惡參差不齊處
是道不能以該盡此性也性有仁義禮智之善心却千思萬
慮出入無時是性不能以該盡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
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檢其身處以一身而觀物亦有不能盡
其情狀變態處此則未離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
入之所好惡入之所惡是以物觀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惡擇

人則是以身觀物者也又問如此則康節以道觀道等說果為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說渠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又問如此則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三句義理有可通者但以身觀物一句為不可通耳曰若論萬物皆備於我則以身觀物亦何不可之有人傑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

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使機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

問堯夫之學似楊雄如何曰以數言可李

其看康節易了却看別人底不得他說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他以三為數皆無用了也也只是見得一箇窟底道理後來便都無人識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刺說了一箇道便如大極

生陽陽生陰至二生三又更却無道理後來五峯又說一箇

云云便是大極函三為一意思賀孫

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元疑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元為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謨

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想得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

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東說
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
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楊子雲太玄
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
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
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
也方子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湏理會數目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
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
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
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
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
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
便見更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

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
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始卦來蓋
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主前日說
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小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
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始時自有箇處始底道理否曰
然廣

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
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廣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運統十二世一
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
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因云季通以十二萬九千

堯至今方三千季邵曆一萬年為一會楊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
二會細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

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

爻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二
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又從裏面
細推去節

叙器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塗否曰它分天地間物事皆
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又問金生
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後自投
得水出來又問伯温解經世書如何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
裏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某不曾說
與伯温模樣也知得那伯温不是好人義剛

因論皇極經世曰堯夫以數推亦是心靜知之如董五經之類
皆然曰程先生云須是用時知之曰用則推測因舉興化妙
應知未來之事曰如此又有術可事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

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方子

康節漁樵問對無名公序與一兩篇書次第將來刊成一集節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
附天依形地依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唯恐人於天
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謂其形有涯而其氣無
涯也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須有軀
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今之地動只是一處動上亦不至遠
也謨

愛弼問天依地地依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閣在中學
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兩如何得似康節說得
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向
嘗以此數語附于通書之後欽天見之殊不以為然曰恐說
得未是某云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廣云伊川謂自古言
數者至康節方說到理上曰是如此如楊子雲亦畧見到理

上只是不似康節精廣

問康節曰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
此說是否曰想且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去問伊川云露是金
之氣曰露自是有清肅底氣象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
然伊川云不然不知何故蓋露與霜之氣不同露能滋物霜
能殺物也又雪霜亦有異霜則殺物雪不能殺物也雨與露
亦不同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為雨如飯甑蓋之其氣蒸而
而汗下淋漓氣蒸而為霧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霧與
露亦微有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或問康節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
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
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
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

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
是道理營

人身是形耳所具道理皆是形而上者蓋人者天地之心也康
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歟人傑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文蔚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

此語雖說得籠罩畢竟大槩好 文蔚

先生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是
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
裏驗之而驗之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
性是在已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
性劉問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已在物否曰道雖無所不
在須是就已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已
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叙有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

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
庸淳問心是鄒郭便包了性否先生首肯曰是也如橫渠心
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
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語端
正卿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
邵子說得最着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
是說性者道之形躰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
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為之說曰
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於擊壤
集序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賀孫

或問性者道之形體如何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
却在此蓋人得之於天理元無欠闕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
於性上體認如何知得程子曰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
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躰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
則謂之情祖道

問性何以謂道之形體曰若只恁說道則渺茫無據如父子之
仁君臣之義自是有箇模樣所以為形體也謨

性者道之形體此語甚好道只是懸空說統而言之謂道節

性者道之形體今人只泛泛說得道不曾見得性椿

性者道之形體性自是體道是行出見於用處

才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

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僞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鄒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

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

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

心者性之鄒郭祇

器之問中庸首三句先生因舉性者道之形體之語器之云若
說道者性之形體却分曉曰恁地看到了蓋道者事物常行

之路皆出於性則性是道之原本木之曰莫是性者道之體
道者性之用否曰模樣是如此木之

方賓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郭郭當是言乎主統攝處可學謂
郭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郭郭中之有人曰方說句慢問以
窮理為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發見說話未是
如此則全賴此些時節如何倚靠曰湖南皆如此說曰孟子
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但執此便不是曰然又問穀
種之必生如人之必仁如此却是以生譬仁穀種之生乃生
之理乃得此生理以為仁曰必當為有又解南軒發是心體
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既發則當事而存而為之宰者也其謂
心豈待發而為之宰曰此一段強解南軒說多差可堂

或問康節云能物物則吾為物中之人伊川曰不必如此說人
自是人物自是物伊川說得終是平先生曰自家但做箇好
人不怕物不做物

或讀康節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着工夫先生問如
何是一事無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默然廣云一事無
處是太極先生曰嘗謂太極是箇藏頭底物事重重推得去
更無盡期有時看得來頭痛廣云先生所謂迎之而不見其
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是也廣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方圖之義先天
圖傳自希夷希夷又白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
契所言是也方子

何巨源以書問邵子詩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
先生贊邵子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陰陽否先生答之
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手
探足躡亦無其意義但始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
足躡廣

問康節云天宮月窟開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蓋云天理流行

而已常周旋乎其間天根月窟是箇總會處如大明終始時
乘六龍之意否曰是瓊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唯有乾坤
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湊
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寓

康節詩儘好看道夫問舊無始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論盡
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真於微處起經論不知如
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評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次第是子發
也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
此意似與性為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為限量同曰固是
但只是摸空說無着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
心上起經論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
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物皆恁地有消便
有息有盈便有虛有箇面便有箇背曰這便是自然非人力
之所能為者曰這便是生兩儀之理道夫大無倫此四句詩

正知貧子識金
學識者之識也

康節煞有好說話近思錄不曾取入近看文鑑編康節詩不知
怎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論底詩却不編入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寬強似皇極經世書通語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
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口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
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
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
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
之說道夫

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可學

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
每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干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干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湏百碎道大

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恠異個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義剛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羨朴學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邢語錄中可見允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萬一其有回意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也更是放手做是處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却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如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修何必預知之揚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故下二三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曠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敏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畧畧領會得揚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三十三版

程子門人

總論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撝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義剛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靜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靜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錄云程門諸先生親授他二程子何故着他不透子澄編近思錄錄其辭他不必作善接續二程意思不得

伊川之門謝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官四方研磨亦少揚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謙

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靜為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有深意
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思耳若以其自
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鐫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
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
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
得盡某直是拚得下工闕

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
不巧然亦好和靖又或不巧然意思好振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靜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它語錄
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此朝廷文字多是呂替中筆
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
字德明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

稍昔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曉見上

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義剛

游揚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

游先生大是禪學德明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

龜山輩亦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文蔚

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

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神素時後亦有
此意收

問程門諸公親見二先生往往多差互如游定夫之說多入於

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曰定夫極不濟事以其觀之二先生衣

鉢似無傳之者又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

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廣曰和靖主敬

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其雖平正而亦

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曰中無倚著之語莫亦有所自某曰却是伊川語可奉

游揚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平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穩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云亦是不透和靜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鄭曰亦念他因趙相入侍講筵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到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

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更當下兩語却住了他也因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籠疎李先生甚輕之來廷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籠疎處張思叔斂似和靜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冲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開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入然都無立作王信伯乖鄭問它說中無倚著又不龜山不偏說何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來議論全似上蔡如慶祥以曾漸之胡文定處講得些子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序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

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為一醫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為難治必六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

或云游揚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好

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

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

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

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其者這道理

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顯驗厥疾

不瘳煩是藥此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

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

呂與叔高花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

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交

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枉纒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着不破是不可臨

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抄忽之

間某謂何止抄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

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

不以爲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足亦可謂

吾儒自不以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

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

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却糊塗關他不到

皇三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

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

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

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

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故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安帖更如游揚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采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為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振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去偽

程門諸高弟覺得不快於師說只為他自說得去文蔚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玄說妙思有以勝之故亦去玄妙上尋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如孟子說反身而誠本是乎實伊川亦說得分明到後來人說時便如空中行首筋斗然方其起錄伊川語元不

自說出來便如此必是聞伊川說時實不得其意耳必大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揚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為踈略何也曰游揚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德明

周恭叔學問自是靠不得方
朱公按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方
南軒云朱公按奏狀說伊川不着先生云不知如何方是說着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方

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問道夫

學者宜先看遺書次看和靖文字後乃看上蔡文字以發光彩
且已可不迷其說也通語李

呂與叔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倏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
鎮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
此曰地矣五福說壽為先者此也友仁

有為呂與叔挽詩曲禮三千日躬行四十年方

呂與叔中庸義典實好看又有春秋周易解方

呂與叔云聖人以中者不易之理故以之為教如此則是以中
為一好事用以立教非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是橫渠有此
說所以橫渠沒門人以明誠中子謚之與叔為作謚蓋
支離也西北人勁直才見些理便如此行去又說出時其他又
無人曉只據他一面說去無朋友議論所以未精也振

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

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與

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有為卓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
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
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
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呂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
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子却好

呂與叔集中有與張天驥書是天驥得一書與他云我心廣大
如天地視其形體之身但如螻蟻此也不足辨但偶然是有
此書張天驥便是東坡與他做鶴亭記者即雲龍處士徐州
人心廣大後方能體萬物蓋心廣大則包得那萬物過故能
體此體猶體群臣之體義剛

呂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龜山云云未是可學

口與叔有一段說輪回可學

謝顯道

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若海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道夫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

字曰此說是人慊

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字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渾

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

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

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也醫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

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時舉

問上蔡說一本起於程先生引醫家之說而誤曰伊川有一段

說不認義理最好只以覺為仁若不認義理只守得一箇空

心覺何事可學

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按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

是知覺那理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

本在便喚着便應挾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

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着不應挾着不痛

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挾着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

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聞痛癢底是不仁是覺得

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於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

方是在

問謝氏以覺訓仁謂仁為活物要於日用中覺得箇活物便

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是識得仁體則所謂覺

所謂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必覺如何是覺又

如何是活物又却別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

何以為仁如說克已復禮已在何處克又如何豈可以活物

覺之而已也謨

問上蔡以覺訓仁莫與佛氏說異若張子韶之說則與上蔡不
同曰子韶本無定論只是迅筆便說不必辨其是非某云佛
氏說覺却只是說識痛癢曰上蔡亦然又問上蔡說覺乃是
覺其理曰佛氏亦云覺理此一趣說未盡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
此說好爾祖

問上蔡說佛氏目視耳聽一段比其他說佛處此最當曰固是
但不知渠說本體是何性若不指理却錯了可學

因論上蔡語錄中數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
佛儒本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某謂明道
云以吾觀於佛疑於無異然而不同曰上蔡有觀復堂記云
莊列之徒云云言如此則是聖人與莊列同只是言有多寡

耳觀他說復又却與伊川異似以靜處為復湖州刻伊川易
傳後有謝跋云非全書伊川嘗約門人相聚共改未及而沒

使當初若經他改豈不錯了龜山又有一書亦改刪伊川易

讀書中謝記有一段下注云鄭穀親見穀嘗云曾見上蔡每

說話必覆中掀髯據臂方錄云鄭穀言上蔡平日語話到軒

某曰若他與朱子較說論語大抵是如此曰以此論學者不

知使之徒何入頭可學

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學底意思義剛

問上蔡學佛欲免輪回一段曰答辭似不甚切可學

上蔡語錄論佛處乃江民表語民表為諫官甚有可觀只是學

佛當初是人寫江語與謝語共一冊遂誤傳作謝語唯室先

生陳齊之有辨辨此甚明璘

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形名

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

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

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竅這箇得如專去理

會形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非
曾子意豈則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
泥於形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
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
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賀孫

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散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
為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為神歸而為鬼底意思曰是如此
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
所以為仁否曰然問謝又云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
可者是可以祭祀底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為不知此謂致生
為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
去於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向他
便無了問且如淫祠自有靈應如何便會無曰昔一僧要破
地獄人教他念破地獄咒偏無討這咒處一僧與云通觀法

界性四句便是或云只是一切惟心造曰然又問齋戒只是
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
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為尸胡泳
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
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
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
人便做死人看待也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
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
看待也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侵都
無了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
得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說魂則魄可
見賀孫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

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籠了合當道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下可義剛

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揚

上蔡曾有卜簡云大事未辨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辨方

上蔡曰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必先立一物丁方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

上說未是可事

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質孫

上蔡云見於作用者心也謂知而動者便是先生云本體是性動者情兼體動靜者心性靜心方問上蔡語錄

養心不如悅心先生云不如字恐有之淺近字恐伊川未必爾此錄已傳兩手可疑悅心說更舉出處看理義是本有自能

悅心在人如行慊於心之心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先生云得其本則用之無窮不須

先欲窮知其無窮也放開只守追記語卒說得頗別似謂放開是自然豁開乃得之

功未得則只是守此錄中語不安敬則與事為一先生云此與明道伊川說別今胡文定一派要

身親格者是宗此意

說何思何慮處伊川本不許上蔡却自擔當取也可讀語錄及易傳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善之後來有一好硯
亦把與人方

曾恬天隱嘗問上蔡云云上蔡曰用得底便是以其說絮故答

以是又嘗問恭敬字同異曰異如何異曰恭平聲敬仄聲上
蔡英發故胡文定喜之想見與游楊說話時問也楊

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說入禪去自謝顯道以來已然
向時有一陳司業名可中專一好如此說如說如何是伊尹
樂堯舜之道他便去下面下一語云江上一犁春雨如此等
類煞有亦然有人從他只是不靠實自是說他一般語謙

楊中立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
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
見定然曰坐上人犯之下不依其簡易率皆如此

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經要方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

龜山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楊曰是道理

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然公平無病五峯說得却緊然
却有病程先生小年文字便好如養魚記顏子論之類楊

龜山言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是無人欲不必
如此立說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自是
他全錯看了德明

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須當以求仁為要求仁則剛毅木訥近
仁一言為要先生曰今之學者亦不消專以求仁為念相將
只去看說仁處他處盡遺了須要將一部論語粗粗細細一
齊理會去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又今人說曾子只
是以曾得之蓋曾子資質省力易學設使如今人之魯也不

濟事范濟表博學高才後甚放龜山只引剛毅木訥告之非定理也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格於器數儀章之末則道乃是一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何故如此說道字曰下可曉比類其多因問如此說則似禪矣曰固是其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唯羅先生却是着實子細去理會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龜山彈蔡京亦是只下迅速擇之曰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曰也不干晚出事若出來做得事也無妨也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平常處看得好緊要處却放緩了做事卻換散無倫理行

樂人性急龜山却恁寬平此是問然其龜山處極舊有土風在義剛

或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神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

問龜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得如何當初若能有所建明而出則勝於不出曰渠用蔡做薦蔡亦未是曰亦不妨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只是出得來不濟事耳觀渠為諫官將去猶倦上於一對已而不得對及觀其所言第一正心誠意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

會東南網運當時宰執皆庸繆之流待亦不可不行亦不可不告以窮理而告以正心誠意賊在城外道途正梗縱有東南網運安能達所諱雖有乘安得而食諸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著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為不足用正坐此耳可幸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却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麼人曰緣都是勢利之人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只知鄉人鼓山下張鬻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問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即以告張張即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即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

三失心以告老蔡七蔡因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箇賢人出以為緩急倚仗耳即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曾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後張公為某州縣丞到任即知虜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為造舡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大恐他即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木沽酒買肉為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逐替燕搗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即搗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言民中有識葉鐵者即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葉鐵即以白旗指向之衆上

了弩即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其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反間用錄別出

問龜山出處之詳曰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相損亦有隱憂其從

子應之文蔚錄云君謨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

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

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

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

有張翥字柔直者抱負不苟翥平日與應之相好時適赴吏

部應之因舉其人以告遂賓致之為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

接柔直以師道自尊待諸生嚴厲異於他客諸生不能堪一

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尋常聞先生長

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破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火

起首先到汝家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其

人曰先生忽心慈云云京輩之輩然口北非女所知也即入

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計策焉柔直曰今日蔡京已是遲了只

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問其所以遂以龜山為對龜山

自是始有召命今龜山墓誌中有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

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道上意

云者蓋為是也柔直後守南劍設方略以拒范汝為全活一

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

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南劍也推卸拜者相屬于道柔直一

一拊勞之且以所置物分遺至今廟食郡中陳德本云柔直

善其卒也丞相以詩哭之云中原未復天乃喪斯人儒用

地于轉寄詩存問云曾聞避世門金馬何事投身寨石

見重湖方鼎沸可能同上岳陽樓則其汲及人物之意亦可

州集云柔直嘗知贛

蔡京在政府問人材於其族子蔡子應端明以張柔直對張時

在部注擬京令子應招之授以門館張至以師禮自尊京之

子弟恠之一日張敘京家子弟習走其子弟云從來先生教
某門慢行今令習走何也張云乃公作相久敗壞天下相次
盜起先殺汝家人惟善走者可脫何得不習家人以為心風
白京京愀然曰此人非病風召與語問所以扶救今日之道
及人材可用者張公遂言龜山楊公諸人姓名自是京父子
始知有楊先生德明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
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
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
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
只是隨衆鶻突及欽宗即位為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為孫
仲益所攻孫言楊某畏常與蔡京諸子游今衆議攻京而楊
某曰慎毋攻居安云云龜山遂罷又曰蔡京當國時其所收
召引非止一種如殿名色皆有及淵聖即位在朝諸人盡

攻蔡京且未暇顧國家利害朝廷若索性貶蔡京過嶺也得
一事了今日去幾官分司西京明日去幾官又移某州後日
又移某州至潭州而京病死自此一年間只理會得箇蔡京
這後回光景迫促了虜人之來已不可遏矣京有四子攸條
條條條尚主條曾以書諫其父徽宗怒令京行遣一家弄得
不成模樣更不堪說攸條後被斬是時王黼童貫梁師成輩
皆斬此數人嘗欲廢立欽宗平日不平之故也及高宗初立
時猶未知辨別元祐熙豐之黨故用汪黃不成人才汪黃又
小人中之最下最無能者及趙丞相居位方稍能辨別亦緣
孟后居中力與高宗說得透了高宗又喜看蘇黃文字故一
旦覺悟而自惡之而君子小人之黨始明

龜山裂裳裹足自是事之變在家亦無可為雖用治蠱之說然
文定云若徒其言亦救得一半先生云若用其言則議論正
議論正則小人不得用然龜山亦當時排正論者耿南仲馮

鮮二人之力為多二人竟敗國南仲上言或者以王氏學不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人才兵力財用能如熙豐時乎陛下安可輕信一人之言以變之批答云頃以言者如何如何今聞師傅之臣言之如此若不爾幾悞也前日指揮更不施行方

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子詬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這事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趙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德及引之思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

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覲人自不信儒用

坐客問龜山立朝事曰胡文定論得好朝廷若委吳元忠行其說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狼狽然當時國勢已如此虜初退後便須急急理會如救焚拯溺諸公今日論蔡京明日論王黼當時效黨各已行遣了只管理會不休擔閣了日子如吳元忠李伯紀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庇只管喫人議論龜山亦被孫覲輩害擾德明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去小人亦不可驟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風烈之時德明

梅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個

孫覲見龜山撰曾內翰行狀曰揚中立却會做文字先生曰龜山曾理會文字來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似不管事然其曉事也方

李先生言龜山對劊器之言為貧文定代云干木云云不若龜

山之遜避也汪善廷李初至見便問

龜山張皇佛氏之勢說橫渠不能屈亦如李鄴張皇金虜也

嘗拜李奉使還云金人上馬如龍步行如虎度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鱗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

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

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

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

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網罟佃魚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

厨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德明

龜山銘誌不載高事他引歐公作梅聖俞墓誌不載布文詩

事辨得甚好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事見韓詩外傳趙

龜山墓誌首尾却是一篇文字後來不曾

游定夫德性甚好六卿

游定夫徽廟初為察院忽申本臺乞外如所請志完厥之定夫

云公何見之挽如公亦豈能久此方

侯希聖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

說好闕祖

李先生云侯希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啜麤疎人也方

尹彥明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

被他做得成節

和靖守得緊但不活蓋卿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井卿

和靖才短說不出只緊守伊川之說去橋

和靖諦當又云就諸先生立言觀之和靖持守得不失然才短

推闡不去遇面生者說得頗艱方

和靖守得謹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是抱得一箇不哭底

孩兒義剛

問和靖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有內一段未盡曰和靖才力短伊川就上成就他亦據其所聞而守之便以為是對自其上者言之有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着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敬仲

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肯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矣

和靖說主一與祈居之云如人入神廟收斂精神何物可入得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啟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人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道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在蜀中一日招和靖語之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為至先生曰此和靖至論極中張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故諫官有言和靖適召至九江見其文辯之張皇恐再薦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揚

胡文定初疑尹和靖後見途中辭呂表方知其真有得表言臣師程某今來亦不過守師之訓變所守又何取云云之意待陳公輔論伊川學故途中進此表尹亦只得如此辭文定以此取之亦未可見丑所得處揚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棧所抄語錄去是想必是他為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王德修相見先生問德修和靖大既接引學者話頭如何德修曰且和靖疑伊川之說多其所未聞

所聞行其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修曰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以至後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文蔚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矣和靖言行錄云易行乎其中聖人純亦不已處莫說得太拘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如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無適而非也今只言聖人純亦不已莫大拘了曰亦不是拘他說得不是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文蔚

和靖與楊畏答問一段語殊無血脈請本語極是龜山說得固佳然亦出於程子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胡不乘牛而服馬之說錫

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此是和靖見未透處亦是和靜不肯自欺屈強妄作處錫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

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
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方
聖德修言一日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坐俟看經了相見
少頃和靖出其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某問先生何
故看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令每日看此經一部今不敢違
老母之命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關却那諭父母於道一節便
致得如此文蔚

張思叔

張思叔與人做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利害
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此當思也

郭立之子和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拈撥得愈
不是了且如九圖性善之說性豈有兩箇善又安有內外
故凡惡者皆氣質使然若去其惡則見吾性中當來之善語

又問郭以兼山學自名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
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又曰謝昌國論西銘理一而
分殊尤錯了去偽

郭子和性論與五峯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非也視
明而聽聰性也箕子分明說視曰明聽曰聰若以視聽為
性與禮家作用是性何異五峯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
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
善惡惡乃性也辨

胡康侯雖非門人而嘗見謝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
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入皆謂得於己者不可
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
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
身可以治國平天下知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知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恐却不知宣公也 學蒙

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 方

胡文定說較疎然好五峯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言人常令留中自在云 微吧無

文定氣象温潤却似貴人 方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取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

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

冊上以觀玩從比後遂不復下急矣 方

胡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

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夔孫

胡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

到如訓子弟作郡處末後說道將來不在人下便有克伐之

意亦下云有力行之意名而致如上夫少曰然本之

問文定靖康第二劄如何云君相了得亦不必定其規模不知

亦須定其大綱專戰專和專守之類可定 揚

文定論時事要掃除故迹乘勢更張龜山論時事用其盡卦說

且扶持苟完 龜山語見答胡康侯第八書中止 伊川有從本

言者有從末言者從末言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包荒傳

云以含洪之體而剛果之用 方

胡文定公云世間事如浮雲流水不足留情隨所寓而安也實

近年却於正路上有箇見處所以立朝便不碌碌與往日全

不同往時虛驕恃氣今則平心觀理矣 振

曾吉甫答文定書平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

得文定便許可之它便只如此住了 帶

胡文定初得曾文清時喜不可言然已仕宦駸駸了又參禪了

如何成就得他 揚

向見籍溪說文定當建炎間兵戈擾攘寓荆門擬遷居適湘中

有兩士人協力具舟楫往迎文定其一人乃黎才翁文定始
亦有遲疑之意及至湘中則舍宇動用便利如歸處之極矣
又聞范文說文定得碧泉甚愛之有本亭記所謂命門弟子
往問津焉即才翁也佐

胡致堂之說雖未能無病然大抵皆大過不會不及如今學者
皆是不及學滕仲以

胡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
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
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表狀等可

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
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有人好誦佛書致堂因

集史傳中虜人姓名揭之一處其人果收去人言謂此其戲也
又嘗解論語與直道經章云哀公是時或權已去不知何以

為舉錯但能以是權付之孔子斯可矣人傑
胡氏管見有可刪者帝說超說昭

商軒言胡明仲有三大功一言太上即尊位事二行三年喪三
云云先生云南軒見得好設使不即位只以大元帥討賊微

廟升遐率六軍縞素是甚麼模樣氣勢後來一番難如一番
今日有人做亦得只是又較難些子揚

胡籍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賈孫中以
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錄替之

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若海
籍溪廳上大榜曰文定書堂籍溪舊開藥店胡居士熟藥正舖

并諸藥牌猶存振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

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然今觀
明仲說較平正下楊仁中

游揚之後多為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屈於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揚

仁仲見龜山求教龜山云且讀論語問何以為要云熟讀方五峰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道夫

知言形容道德只是如畫卦影到了後方理會

泉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方予曰覆蒙云正蒙視蒙大知言小

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也狹語論過高方

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那理五峰謂性立天下之有說得好情効天下之動効如効

死効力之効是自力形出也淳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信

地夔孫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升

仲思問五峯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

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為

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叔

中書亦云中者性之德丘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

誠然但不能純如比處爾又疑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

理固未嘗不司但聖賢說一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

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

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

所說字本相物如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錄別出

仲思問天之所以命乎人者實理而已故言戒者命之道中者

性之道如何曰未發時便是性曰如此則喜怒哀樂未發便

是性既發便是情曰然此三句道得極密伯恭道知言勝似

正蒙如這處也是密但不純信也又問道字不如德字曰所

以程子云中者性之德為近之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

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道字較寬但他故下這寬字不要
挨揆着他又問言中則誠與仁亦在其內否曰不可如此看
若可混併則聖賢已自混併了須逐句看他言誠時便主在
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便主
在生發處

堯舜問誠者性之德此語如何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
智皆性之德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
較近傍義

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
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五峯
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
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
你同體或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直卿曰它
既以生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它把中故無善惡

李維坤說合於心者為仁曰却是從義上去不如前日說存得
此心便是仁却是因舉五峰語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說得
極好

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
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
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
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為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前只在那
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
在明作

五峯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既心無不仁則巧言令色者是心
不是如巧言令色則不成說道巧言令色底不是心別有一
人巧言令色如心無不仁則孔子何以說回也其心三月不
違仁蕭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便是心無不仁曰回心
三月不違仁如何說問者默然久之先生曰既說回心三月

不違仁則心有違仁違仁底是心不是說我欲仁便有不欲
仁底是心不是節

五峰謂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
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定夫云恐
是五峯說本心無不仁曰亦未是譬如人今日貧則說昔日
富不得震

伊川初嘗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
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
中如此處甚多備

人學當忌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
得以為主則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峯只就其
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復也方

問知言有云佛家窺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此語莫已作兩截
曰亦無甚病訪錄作此比蓋指妙萬物者而不知萬物皆在

佛家如遠望人只見髮象初不知其人作何形狀問佛家既
如此說而其說性乃指氣却是兩般曰渠初不離此說但既
差了則自然錯入別處去可學

因言久不得胡季隨諸人書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
本然之善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
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鞦韆但云

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嘆之
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此文定其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

渾然至善不與惡對對無此天之賦于我者然也然行
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為善做得不是者為惡豈可
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
者便是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作問又有善

惡相對之善欄錄則是有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欄錄作行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着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峯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揔揔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揔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揔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揔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揔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為贊嘆之辭到得致堂五峯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

非性善何贊嘆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為贊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理好所以贊嘆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苟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重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因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與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大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穎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警發後為荆門教授龜山與之為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為國子博士出來便為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

蔡既受書文定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既受他書也是難為出來接他既入縣遂先修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為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即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峯臨終謂周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為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卓○個

胡氏說善是贊美之辭其源却自龜山龜山語錄可見胡氏以此錯了故所作知言並一齊恁地說本欲推高反低了蓋說高無形影其勢遂向下去前夜說韓子云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此語自是却是他已見大意但下面便說差荀子但只見氣之不好而不知理之皆善楊子是好許多思量安排方要把孟子性善之說為是又有不善之人方要把荀子性惡之說為是又自有好人故說道善惡混濫公便主張楊子而非孟子程先生發明出來自今觀之可謂盡矣賀孫

龜山往來太學過廬山見常惲惲亦南劍人與龜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定得其說於龜山至今諸胡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與惡為對者又別有一善常惲之言初未為失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惡來人自夫壞了便是惡既有惡便與善為對今他却說有不與惡對底善又有與惡對底善如近年郭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識上面書一圈子寫性善字從此牽下兩邊有善有惡或云恐文定當來未甚有差後來傳襲節次訛舛曰看他說善者贊美之詞不與惡對已自差異文蔚

問性無善惡之說從何而始曰此出於常惲惲住廬山龜山入京枉道見之留數日因問孟子識性否曰識曰何以言之曰善不與惡對言他之意乃是謂其初只有善未有惡其後文

定得之龜山遂差了今湖南學者信重知言某嘗為敬夫班
析甚諱之渠當初唱道湖南偶無人能與辨論者可惜可惜
又讀至彪居正問心一段先生曰如何可學謂不於原本處
理會却待些子發見曰孟子此事乃是一時間為齊王耳今
乃欲引之以上他人之身便不是了良久又云以放心求心
便不是纔知求心便已回矣安得謂之放可學

凶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
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
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
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
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
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
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
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繞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
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孟子

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羨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
奧言語亦大故誇逞其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
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
摠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
有是言然摠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
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
羨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
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鷄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
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
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
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
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
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

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為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
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為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
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李隨不以為然遂檢
文定春秋中有連使用心字處質之方無語大率議論文字
須要親切如伊川說顏子樂道為不識顏子者蓋因問者元
不曾親切尋究故就其人而答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爾後人
多因程子之言愈見說得高遠如是則又不若樂道之為有
據伊尹樂堯舜之道亦果非樂道乎湖湘此等氣象乃其素
習無恠今日之尤甚也謨

五峯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
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濶乎欲其水之波浪
乎乍看似亦好細看不然如濶與波浪何別渠又包了情欲
在性中所以其說如此又云性好惡也君子以道小人以欲
君子小人天理人欲而已矣伯恭惟曰知言云只有兩段好
其餘都不好一段能攻人實病能受人實病一段以天下與人而

無人德我之望有人之天下而無取人之嫌後來却又云都好
不知伯恭晚年是如何地看其舊作孟子或問云人說性不
肯定說是性善只是欲推尊性於性之上虛立一箇善字位
子推尊其性耳不知尊之反所以失之辨

五峯云好惡性也此說未是胡氏兄弟既闢釋氏却說性無善
惡便似說得空了却近釋氏但當云好善而惡惡性也留謂
好惡情也曰只是好惡却好惡箇甚底伯豐謂只君子好惡
以道亦未穩曰如此道却在外面好惡之也

直卿言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
低了只依舊是氣質上說其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
也寓

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
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方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
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
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
至開祖

問知言萬事萬物性之質也如何曰此句亦未有善最是好惡
性也大錯既以好惡為性下文却云君子好惡以道則是道
乃旋安排入來推此其餘皆可見問與告子說話莫同否曰
便是湍水之說又問粹然完具云云却說得好又云不可以
善惡言不可以是非判曰渠說有二錯一是把性作惡頭面
物事二是云云可學記

五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
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
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
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
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

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
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
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
可乎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
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為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
義與不義禮與無禮智與無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
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
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方子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曰胡氏之病在於說
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
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
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
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人傑謂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

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為性矣此其甚差者也人襟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尚可上句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物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說於關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如說性便說性本無善惡發然後有善惡孟子說性善自是嘆美之辭不與惡為對大本處不分曉故所發皆差蓋其說始因龜山問物老而答曰善則本然不與惡對言本然猶可今日嘆美之辭則大故差了又一學者問以放心求放心如何他當時問得極緊他一向鶻突應將去大抵心只操則存捨則放了俄頃之間更不喫力他却說得如此

司寇大雅

問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胡氏此語已精若所謂同體而異用則夫之混而無別否曰胡氏論性無善惡此句便是從這裏來本原處無分別卻把做一般所以便謂之同體也看道理儘精微不知如何只一箇大本却無別了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曰如何天理人欲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為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為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喜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先生以為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於義利處皆無辨直恁鶻突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說得是猶自有箇淺深自如此說必有一箇不是處今則都無理會矣

何丞辨五峯理性何異修性蓋五峯以為性非善惡乃是一空
物故云理也方

看知言魁居正問仁一段云極費力有大路不行只行小徑至
如操而存之等語當是在先自孟子亦不專以此為學者入
德之門也且齊王人欲蔽固故指其可取者言之至如說自
牖開說亦是為蔽固而言若吾齊言語是是非非亦何須知
此而五峯專言之則偏也又云居正問以放心求放心可乎
既知其放又知求之則此便是良心也又何求乎又何必俟
其良心遇事發見而後操之乎方

五峯曾說知齊宣王不忍殺鯨之心乃良心當存此心敬夫說
觀過知仁當察過心則知仁二說皆好意思然却是尋良心
與過心也不消得只此心常明不為物蔽物來自見後

五峯作皇王大紀說北極如帝星紫微等皆不動說宮聲萬仁
不知宮聲知屬信又言無定體十二律旋相為宮帝星等知

果不動則天必擊破不知何故讀書如此不予細人

五峯說得宮之用極大殊不知十二律皆有宮又宮在五行屬
土他說得其用如此大猶五常之仁豈自屬土亦不為仁也
又其云天有五帝座星皆不動今天之不動實有紫微垣地
極五帝座不動其他帝座如天市垣太微垣大火中星帝座
與大角星帝座皆隨天動安得謂不動卓

五峯論樂以黃鐘為仁都配屬得不是他此等上不曾理會却
都要將一大話包了

論五峯說極星有三箇極星不動殊不知若以天運譬如輪
盤則極星只是中間帶子處所以不動若是三箇不動則不
可轉矣又言錐形器之事若未見得蓋亦不可輕立議論百
是做下學工夫雖天文地理亦須看得他破方可議之又曰
明仲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
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知論語管見中雖有粗

處亦多明白至五峯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着落五峯辨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刻地沈淪不能得出世當五峯疾病惡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峯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習不著行不察悠悠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後見某長老乃有得也此與呂居仁雜記語同大率其資質本好者却不用力所以悠悠如上蔡文定器質本駁偏所以用力尤多方

五峯有本亭記甚好理固是好其文章排布之類是文人之文此其所居也其所極好在嶽山下當時託二學生謀得之文定本居籍溪恐其當衝世亂或不免遂去居湖北侯師聖令其遷謂亂將作乃遷衡嶽下亦有一人侯令其遷不從後不五峯說區以引矣用礼記句前字音林山類亦曾言黃祖舜亦如此方

胡氏議論須捉一事為說如后妃幽問貞淑契指不妬忌為至但夷氣象如此却只指不失初心為就文王去武王之事大要不論躰只論發出來處類如此也方

胡說有三箇物事一不動一動一靜相對振問湖南以身格物則先亦是行但不把行做事爾曰湖南病正左無涵養無涵養所以尋常盡發出來不啻在

因說湖南學先躰察云不知古人是先學灑掃應對為復先躰察方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脉方謂胡李隨曰文定五峯之學以今切議求只有太過無不及李隨而今却但有不及又曰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方

○林孝家錄云為李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骨肋過云目說胡季隨或說胡季隨才敏曰也不濟事湏是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

小小聰悟亦徒然

五峯諸子不着心看文字恃其明敏都不虛心下意便要做大其嘗說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底人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計三版

楊氏門人

羅仲素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道夫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

大散定集有答羅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要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致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豪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

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教以真為義以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道夫

蕭子莊

先生問浦城有蕭先生顛受業於龜山之門不知所得如何道夫遂以蕭先生所答范公三書呈先生曰元來是箇天資自好朴實頭底人物非學問之力且如所謂人能弘道君子泰而不驕君子坦蕩蕩三者那人舉得本自不偏他又却從而贊美之也須思量道如何而能弘如何而能泰與坦蕩蕩却只恁說教人從何處下手况人能弘道本非此意如他所說却是士不可以不弘毅執德不弘今却以人能弘道言之自不干事又如第二書言士之所志舍仁義而何為哉惟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遠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此數句說得儘好但仁固欲熟義固欲精也須道如何而能精如何而能熟却只隨他在後面說不知前面畢竟是如何又如舉孟子不動心養氣之說皆是汎說惟其如此故人亦謂伊川也只恁地所以豪傑之士皆傲睨不服又曰據公所見若有人問自家仁必欲熟義必欲精兩句如何地答這便是格物致知道夫曰莫是克去已私以明天理則仁自然熟義自然精曰此正程先生所謂涵養必以敬進學在致知之意也道夫

廖用中

或問為善為利處因舉龜山答廖用中書云龜山說得鶻突用中認得不子細後來於利害便不能分別紹興間秦老當國方主和議廖有召命自無所見却去扣其平日所交善之人鄭邦達邦達初不經意但言和亦是好事廖到闕即助和議遂為中丞幸而不肯為秦鷹犬秦嘗諷其論趙丞相不從遷工部尚書迄以此去儒用

龜山與廖尚書說義利事廖云義利即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為義也後來彼召主和議果如龜山說廖初舉鄭厚與某人可見其賢此二人二人皆要社恐脫主和議及廖被召却不問此二人却去與葉孝先商量更輔之以和議及為中丞又薦鄭轂然廖終與秦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別義利之分亦是平時講之不熟也鄭博士某舊及見之年七十餘云嘗見上蔡先人甚敬之賀孫

因言廖用中議和事云廖用中固非純道者且見道理不曾分曉當時龜山已嘗有語云恐子以利為義者政為是也壽昌

胡德輝

因說胡理德輝所著文字問德輝何如人曰先友也晉陵人曾從龜山游故所記多龜山說話能詩文墨隸皆精好嘗見先人館中唱和一卷唯胡詩特佳趙忠簡公當國與張嶠巨山同為史官及趙公去位張魏公獨相以為元祐未必全是熙豐未必全非遂擢何倫仲李似表二人為史官胡張所修史皆標出欲改之胡張遂求去及忠簡再入相遂去何李似舊用胡張為史官成書奏上弄得都成私意儒用

尹氏門人

王德修

先生云嚮日鄉間二親戚虞氏見仙里王德修見教云學者要識一愧字與耻字此言却極好大雅一日侍坐學者問難紛然王德修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

人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
了中却不見先生曰精一則中矣文蔚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九版

羅氏門人

李愿中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外如

延平先生氣象好振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
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昏而益背自然不
可及麻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
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畧不與人
說待問了方與說賀孫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驛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
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空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
只是潛養思索方

人性辨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
久則心中自發自有條理因說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
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着了壁上碑文
先生俟茶罷即起向壁立着看了一聽碑又移步向次壁看
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
是也方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云頃
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
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
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
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
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其每常亦須起頭一
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
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

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
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道夫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文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
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瀟灑安物
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
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亦嘗議龜山之
失方

李延平不著書不作文類然若一田夫野老然又太和順了羅
神素衣服之類亦日有定程如黃昏如何服睡復易然太執揚
李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
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
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
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方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

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

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

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

其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

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

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欄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為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湏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這話好蓋義理自有着力看來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湏用力云理會始得若只靠着靜後聽他自長進便却不得然為學自有許多

此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踣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直意思

纔着心去看便蹉過了多

非知

正蒙知言之類學者更須被他汨沒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文

字及看此等舊嘗看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辨論邪

正蓋皆不可無也無之即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方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湏看非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

方

李問陳幾叟借得文定傳本用薄紙貢謹寫一部易傳亦然

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詎某當時為之語云

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湏窮其言也

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方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湏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湏按本行之待

其著察方

卷百三

三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方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下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甚向來亦是如此賀祥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者化

李先生說方

李先生言事紛紛須還我處置方

李先生有為只用盪卦但有决烈處方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窺得然其得處更有病也方

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顯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大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足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賀祥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得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得

再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

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德明

胡氏門人

張敬夫

近日南軒書來不曾見說嘗讀其書有何新得今又與伯恭相聚往往打入多中去也方

欽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升卿

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畧南軒踈畧從高處去伯恭踈畧從卑處

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

刑政介然為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其說他死後

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欄

欽夫說得高了故先生只要得典實平易方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

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其質不逮

依舊無着摸其則性鈍讀書後是平昔故尋常與人言多不

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

此道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為人明快每

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

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

說蓋不欲語學者以未至之理耳所

南軒嘗言造問工夫好做振

南軒說端倪兩字極好此兩字却自人欲中生出來人若無這

些箇秉彝如何思量得要做好人輝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既明則行益至此意如何曰

道理固是如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推泥牽連下稍成兩

下擔閣然二者都要用功則成就時二者自相資益矣錄

王子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

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
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着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
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聖人須
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謹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始得知

問先生舊與南軒反覆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
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
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可學

問南軒與先生書說性善者嘆羨之辭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善
只是自然純粹之理今人多以善與惡對說便不是大凡人
何嘗不願為好人而怕為惡人輝

問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動中見靜
便是程子所說足止之意釋氏便言定聖人只言止此處
已詳敬夫却要將這箇為見天地之心復是靜中見動他又

要動中見靜却倒說了寓同

問曾看南軒論語否曰雖嘗略看未之熟也曰南軒後來只修
得此書如孟子竟無工夫改必大

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
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曾商量

問南軒解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將孟子惠而不知為政
立兩壁辨論非特於本旨為贅且使學者又生出一事曰欽

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如論語舊說其與議論修來
多是此類且如他向解顏淵克己復禮處須說要先格物然

後克己其與說克己一事自始學至成德若未至從心所欲
不踰矩從容中道時皆要克豈可與如此說定因作一戲語

云譬如對先生長者聽其格言至論却嫌他說得未盡云我
更與他添些令盡彼當時聞此語即相從除却先要格物一

段不意今又添出自始學至成德皆要克一段此是其改他

病底藥病去則藥自不用可也今又更留取藥在却是去得一病又留取一病在又如迷而不作處他元說先云彼老彭者何人哉而反使吾夫子想像慕用其與說此譬如吾夫子前面致恭盡禮於人而吾輩乃奮怒攘臂於其後他聞說即改此類甚衆若孟子則未經修為人傳去印了彼亦自悔出仕後不曾看得文字未及修孟子而卒蓋其間有大段害事者如論性善處却着一片說入太極來此類頗多大雅云此書却好把與一般類關者看以作其善學之意曰此亦呂伯恭教人看上蔡語錄之意但既與他看了候他稍知趨嚮便與醫了則得大雅

南軒語孟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

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彼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又來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成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師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字粗疎解這般意思却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秉彝這箇道理却在彝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郤導大窾便是道理都在空處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聞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着它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金牛只是見得骨骼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道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道理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嘆曰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折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鶻突在裏是

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福共一穀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

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却看得易傳者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振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為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奉吾天得樂其生耶廢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下去事不可為莫擔負了他底至於敗事其待得見魏公時親與之說度住不得一二日去矣及魏公來湯左相張右相都不可商量事同進同退獨與上商量又不得上又要商量但時召南軒入往來傳言與魏公商量一日召南軒上在一幄中外無一人說話甚款南軒開陳臨安不可居乞且移蹕建康然宮禁左右且少帶人又百司之類亦且帶緊要底去上曰朕獨行后妃宮禁之類全不帶一人去臨安淫侈之甚如何居南軒祝上亦須與人說相將又謫上曰朕不言卿不須漏洩上因曰待朕取一文字與卿看上顧左右無人使遂曰卿且待上自起去取南軒見幄外皆是宮人深懼所言皆為彼聞之矣少頃上來忘其文字其後與宰相議用兵事湯固力爭上曰朕旦夕親往建康未幾外面闕闕地謂上往建康南軒見上問云陛下嘗祝臣勿言聞陛下對宰相言之何也上曰被他撓人故以此激之諛不如此南軒出入甚親密

滿朝忌之一日往見周蔡政府諸人在次第遂報南軒來周
 措之曰吾輩進退皆在此郎之手是時南軒少年又處得地
 位不是而人情皆知此何以成得事南軒亦間至太上處理
 會事之類太上曰尚記得卿父娶時如何事卿今如此南軒
 奏邊事并不可和之意太上亦順應之臨辭去乃曰與卿父
 說不如和好湯在相位時有御札出來罵亦有秦檜不如之
 語然竟用之不可曉恐是太上意上因廣西買馬之類甚向
 南軒諸公已忌之後到荆南趙雄事事沮之不可為矣先生
 又言近有誰說在荆南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甚明上曰張
 祗當之人愈忌之楊
 南軒再召時論今日自是當理會恢復然不如此理會須是云
 有劄子上大喜次日降出劄子御批恢復須是如此理會即
 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說話虞允文趙雄之徒不喜

南軒自魏公有事後在家凡出入人事之類必以兩轎同其弟
 出入揚

議南軒祭禮曰欽夫信或猛又學胡氏云云有一般没人情底
 學問嘗謂欽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略
 審覆行亦何害精麟俗以魏公難室配似時
 因說南軒為人作文序曰欽夫無文字不做序淳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
 在并不齊坐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揚
 春風駘蕩家家到天理流行事事清此南軒題桃符云爾擇之
 譏之方
 欽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
 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合有資之意不
 善也方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計十版

朱子

○自論為學工夫

其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又較易做工夫了微中以

後生家好着此工夫子細看文字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子

細如今愈着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

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本之

某自牝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友仁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

亦易做今方覺得難揚

某舊時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數卷全不曾得子細於義理之

文亦然極為病今日看中庸只看一段子揚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

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

則祇讀中庸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道夫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者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着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為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捨東割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也直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不了何益大雅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着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令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着方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勵學問而已道夫器之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誦誦中見義理况詩又全在誦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倡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

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木之謂器之看詩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去曰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真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沉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密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不盡方謂之密焦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鵲突無理會枉着日月依舊以不讀書自以天如素是之老亦亦之自段要緊事然

他大段用劫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曾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胃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讀詩唯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曾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被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箇官司本自是鶻突了少間又取得許多鶻突底證見來證對却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來說却似如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却又將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弄來弄去只是胡說瞞人有人說話如此者某最怕之說甲未了又纏向乙上去

說乙未了又纏向丙上去無一句着實正如斜風雨相似只管吹將去無一點着地敢有終日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徒費氣力耳木之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其平生也費了此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壯祖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之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忘果是果二十年所得上卷吾錄觀之物用銀珠

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大抵老兄好去難處用工不肯向平易處用工故見如此難進今當於平易處用工大雅讀書會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其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着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賀孫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功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其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知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接

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殼實處方已備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過

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先生又自言其雖如此屢竟有所悅因稟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德明

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及某且是下得工夫職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泛泛處多闊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查澤

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此精意而說多失伊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揚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學家

某尋常看文字都曾疑來如上蔡觀復堂記文定答曾吉南書

皆曾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方見其未是每一次看透

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謂其不似便不

復看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備

某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鞭着工夫看他

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方子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關是關非沒

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麤心了呂

伯恭教本看左傳不知何謂發孫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着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

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誰鞭碎畢

竟是自要讀書文蔚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

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

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
解透徹也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
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直箇是不同義綱理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
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川曰時復思繹
浹洽於中則悅矣其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
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廣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為公孫丑不
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
亦非教人於無着摸處用工也某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
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
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大雅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
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籬膜障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

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
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
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
一漸漸自會孰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
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
覺心有不再一否曰某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
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
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
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
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經營如
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活若先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然經營
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
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
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

活一
作計

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賀孫

其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別處去但一箇眼間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格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詠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却不思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為理是靜吾身止

出來便是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亦動止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思其樂甚乖然亦一日舊似一日當時看明道答橫渠書自不入也方

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及此生之力而後已自謂云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你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上放濶去不可不察德明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其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道夫

劉是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

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胡泳

其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上說道理底其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節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以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其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論傳授

或說象山說克已復禮不但只是說克去那利欲忿憤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上業上周公

學孔子之念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說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已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上又却諱其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節教壞了後生箇上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蹙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蹙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

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七靈七底禪劉後說與某七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麤說試官為其說動了遂得舉時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上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上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破綻罅漏百出廣

問釋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

亦考究却是這滋味長才這道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畢竟佛學無是處德明

其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蕪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揚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方子與范直閣說忠恕是三十歲時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淳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個某今日且勸諸公屏去外務擯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

畏如此，賀孫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其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廢，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門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做至敏之工夫，故備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其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大抵偏塞滿曾，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亦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後意誠，蓋知未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久多後，自然貫通信得。其覺得今年方無疑。伯羽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丙辰冬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只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為只如此不覺老子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云

半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獲孫

其老矣無氣力得說時先生病嘗夜微者也看不得了行也行不盡了說不辦了諸公勉之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是要

自家意思與他為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

何者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

然以聖人為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

七十六年先生是年正月書于箴書閣下東楹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

氣衰極也不由他如其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

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便自睡不

着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

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為血氣

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雜說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其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

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

箇懶墮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得心下鬆爽，個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閱祖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為人所託，乃為
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
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可學
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薦，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將彖辭暗地默
數，只有五箇，其人堅執，某又再誦再數，只與說記不得，只記
得五出，且隨其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五出耳，又云只
記得大象便畫得卦，錄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微宗實錄，連夜
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
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文蔚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五十一版

朱子二

論自注書

○摠論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
生曰：他一時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
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
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
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
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
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如
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
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卜筮設，故抵有元
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

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為言故後人祇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身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有要說一樣道理也道夫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方子

其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

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賀孫

某所改經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輕改當觀所以改之之意節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

未有這般意思在道夫

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

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

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

他改來蓋一章而眾說叢然若不平心明自自有主張斷入

一說則必無眾說皆是之理大雅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此子事

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

可但發大綱

○小學之書

問小學云德崇業廣曰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熹

問小學舞勺舞象曰勺是周公樂象是武王樂曰注勺簞也是如何曰而今也都見不得

問衣不帛襦袴恐大溫傷陰氣也曰是如此今醫家亦說小兒子不要大暖內則亦是小兒不要着好物事

問小學舉內則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先生注云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請問不過物之義曰

方物出謀發慮大槩只是隨事謀慮植和之所問小學方物之義乃是第二條莫只且看到此某意要

識得下面許多事和之因問五御中逐水曲及過君表等處先生既答曰而今便治禮記者他也不看蓋是他將這箇不

干我事無用處便且鹵莽讀過了和之云後當如先生所教且將那頭放輕曰便放輕也不得須是見得這頭有滋味時

問小學立教篇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後面八刑糾萬民却無不友之刑雖有不弟之刑又注云不敬師長如何曰也

不須恁地看且看古之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無這箇且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便是作之師

楊尹叔問嚴威儼格非所以事親也注格為恭敬如何曰恭敬較寬便都包許多解恪字亦未盡格是恭敬中朴實緊切處

今且恁地解若就恭敬說則恭敬又別恭主容敬主事如居處恭執事故之類安鄉問格非所以事親只是有嚴意否曰

大莊大嚴厲了寓問小學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曰其中極有難行

處曰愛敬與倪為一自無難行曰此便是愛敬尺度須是把他去量度方見得愛敬

葉元問小學君師父三節曰劉表遣韓嵩至京師嵩曰嵩至京師天子傲高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

不復為將軍死也便是此意卓

問林兄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曰人既自有這良能良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着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子蒙

問疑事毋質經文只說疑事而小學注云毋得成言之何也曰質成也成言之皆古注文謂彼此俱疑不要將己意斷了問直而勿有亦只是上意否曰是從上文來都是教人謙退遜讓賀孫

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無此爾詩

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闈內言不出於闈一說甚切何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屬存心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未教是少

說那防禁處義剛

○近思錄

備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閑祖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

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

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

十二險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振

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

事君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在一段楊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壽昌

鄭言近思錄中語甚着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

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賀孫

或問近思錄白且熟着大學了即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着賀孫

近思錄首卷難看其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
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頗兵堅城之下却不如
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道夫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
看第一卷則漸曉得過

問蜚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
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
裏又却不如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
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
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

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
傳已自成書文蔚

因說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辨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字與今說不異當時欲

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節
先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請問曰支離冰

○孟子要指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其後十七
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
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
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
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
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着如此又曰其當初讀自暴
自棄章只恁地鵲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
不為當初也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
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又曰
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

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
索而得意思不同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
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却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其向
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
了時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首章說上下
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餒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
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
反一正言其効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
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効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
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
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
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

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及以後

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
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
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
是箇陰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
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
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
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
如堯舜是多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
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
語初不是着意安排只遇着這字便說出這字賀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
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

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却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去賀孫

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却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賀孫

中庸集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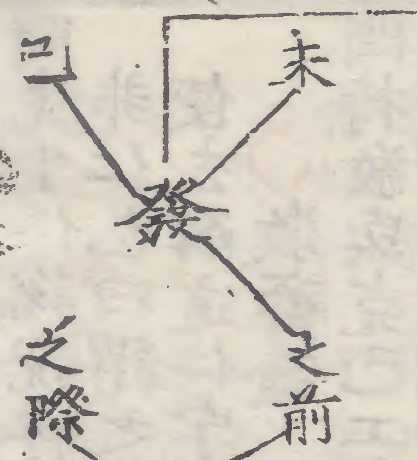
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門說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其初要節一本中庸集略更下手不得其間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別處去底然而看得他門說多却覺煞得力義剛

仁說只說得前一截好閱祖

仁者天地生

人之所得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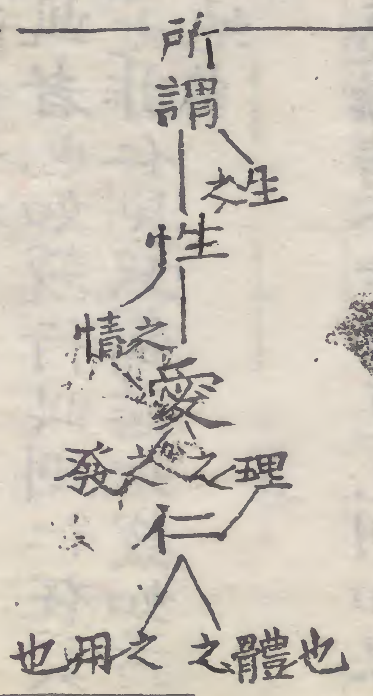


是以無所不統 涵育渾全 仁則包乎四者 四德具焉而惟 四端著焉而惟 惻隱則貫乎四端 是以周流貫徹 無所不通

專則未發 偏言則仁 是體 惻隱 是用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 克己復禮為仁也 仁則 愛

孝弟 其用 如心 其施 知覺 乃智 之事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
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
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
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禮智又自有細分處
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
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離乎一者問
問先生仁說說存此者也不失此者也如說行此則仁在其中
非仁也曰謂之仁固不可謂之非仁則只得恁地說如孟子
便去解這仁字孔子却不恁地節

敬齋箴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
併了教他盡淨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
處問

守口如瓶是言語不亂出防意如城是恐為人所誘道夫

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小巷屈曲
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敬仲

周旋中矩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
中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
方如中矩也又問敬齋箴蟻封曰蟻封也北方謂之蟻樓如
小山子乃蟻穴地其泥墳起如丘垤中間屈曲如小巷道古
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
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鶴鳴于
垤垤即蟻封也天陰雨下則蟻出故鶴鳴于垤以俟蟻之出
而啄食之也王荊公初解垤為自然之丘不信蟻封之說後
過北方親見有之遂改其說問

問主一曰心只要主一不可容兩事一件事了更加一件便是
貳一件事了更加兩件便是參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是不
要二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是不要走作厚

語一作句

問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如何分別曰都只
 是形容箇敬敬須主一初來有一箇事又添一箇便是來貳
 他成兩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來參他成三箇不東以
 西不南以北只一心做東去又要做西去做南去又要做北
 去皆是不主一上面說箇心不二下面說箇心不走作
 或問敬齋箴後面少此後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
 解迫切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
 做工夫大段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
 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
 不曾做做着時不患其迫切某但常覺得寬緩底意思多耳
 李曰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如何也個

○六君子贊

勇撤臯比說講易事閣祖

通鑑綱目

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忒藏頭元胞如
 搏謎相以又解題之類亦大多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
 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
 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
 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
 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
 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
 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
 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
 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
 統剛錄作此其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
 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
 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

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
 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
 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
 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
 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
 藩鎮割據其地亦云唐誅正統不繼有則如何曰唐之天下
 甚濶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義剛錄云安得謂不能
有其土地。厚。義剛同
 温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
 錯其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
 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
 號只書甲子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
 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
 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或書佳七意修正也若或書亦
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
成則須焚之大雅

成則須焚之大雅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
 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
 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
 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
 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賜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
 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其
 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方子
 問武后擅唐則可書云帝在房陵呂氏在漢所謂少帝者又非
 惠帝子則宜何書曰彼謂非惠帝子者乃漢之大臣不欲當
 弑逆之名耳既云後宮美人子則是明其非正嫡元子耳獄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大宗子孫曰此

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氏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
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
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
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大雅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六計十六版

朱子三

外任

○同安主簿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嘗為同安簿許
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時某人為
泉悴簿書皆過其目後歸鄉與說及亦惜不知他是極子細
官人是時亦只恁呈過賀孫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
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
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
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
所以人怕時舉

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預榜曉示令其具

檢頗多即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過

問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蓋是專達與給納官司及有兵刑處朝廷皆給印今之官司合用印處緣兵火散失多用舊印要去朝廷請印又須要錢所以官司且只苟簡過了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請印當時有箇指揮使并一道家印緣胥吏得錢方給某戲謂要做箇軍真與道士亦不能得又見崇安縣丞用淮西漕使印人傑

南康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刻剝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雜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截住客舡糶三分米至於客舡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舡米自便不糶客舡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糶米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糶當時只好糶了上章待罪且得為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又之為南康官吏之害

某在南康時民有訟坐家逃移者是身只在家而託言逃移不納稅又有訟望鄉復業者是身不回鄉而寄狀管業也

道夫言察院黃公履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路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其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今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解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堪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

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善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
若云子弟得躡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况州郡乃
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
可得耶後其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說西銘曰吾同
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
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顯之
先主生云因出謂回即取吏校之譙樓下方始交割有道夫
人傑錄云因說劉子澄好言家世曰某在南康時有一子
騎馬踏損人家小兒某訊而禁之子洪以為不然某因講西
銘凡天下疲癯殘疾博獨寡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
子之為政目要主張這一等人遂
痛責之大弊人不可有偏倚處

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牌上全却小郡與鄰大郡便申狀非
是蓋雖是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牌某在南康時吏人
欲申隆興又違康除了安撫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牌吏初
皇懼其與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提

總論作部

因論常平倉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着
南康自有五六萬碩漳州亦六七萬碩盡是浮埃空殼如何
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殺某在浙東嘗奏云常平
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
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
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
管此最不是少間大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拗他通判雖言
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言不
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
牙契錢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獨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
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心
心寅畏若恁地驕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
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

百種為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賀孫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為之痛心而為

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

例但隨意所向為厚薄問胥輩皆云有時這般官負過往或

十千或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

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負當隨其高下多少

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為自家私思於是立為定例看甚麼

官貪過此便用甚麼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

諸小官如簿尉之屬箇箇有五斤之助覺得意思儘好賀孫

馬子嚴廷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

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達公為官

官凡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却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為

付其人今等回書前筆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

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原是留其人處易當面拆書若無

方令其去人傑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祠雖

係勅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吝曰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

如儀案所具合祈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人傑

浙東

而今採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

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

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

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

先生向來採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備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山陰

會稽二縣刷飢餓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子細制起

三倍可學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孽盡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剗城下兩

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却抄得多遂欲
治之而不曾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
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
有不知數目便辦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
道里遠近就僧寺或在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總關防毋
入之人璘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
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
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
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
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祇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
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為易
計米之有無而委辦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
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庸之人為人所信謫詐之士則務欲
害私此大不可可學

浙東之病如和買之害酒坊之害酒坊有做不起如鹽倉之

害如溫州有數處鹽倉置官吏甚多不更欲白之朝出益之

地納白戶鹽却令過私鹽米知

其向在浙東吏人押安撫司牒既命各押字至紹興府牒吏亦

請餘名其當時只押字夫聞王仲行有語此伊川所謂只第

一件便做不得者如南康舊來有文字到建康皆用申狀其

以為不然是時陳福公作留守只牒建康會廳若非前宰執

只當直牒也如南康有文字到鄰路監司亦只合備牒其諸

縣於鄰州用牒却有著德明

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鄉曰看亦

只可量受曰某在浙東都不受道夫

建陽簿籍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斷聽

離致道深以為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

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卿云其兄任其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戒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姑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舜雖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云昔為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為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揚敬仲敬仲深以為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符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死從地地下乎今官司且把他兒子頭

漳州

郡中元自出公牒廷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汝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善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其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此向背須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書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

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
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
何用其雖不肖深為諸君耻之辨少異
詰學學官以例講書歸謂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
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思如何都不
曾見道夫

先生熟聞知錄趙師處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
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道夫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如此只
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諸公各言諸處淫巫蠱惑等
事先生蹙頰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王隆萬壽宮太平興國
宮每歲兩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於此曰某
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豈有許多人一
日同登天日後又却不見一箇登天之人如丁氏事之尤二

佛其惑亦甚其佛肉身嘗留公願禱祈徽福果有知道理人
為汀州合先投昇水火以祛民惑愚民施財崇修佛宇所在
皆然此弊滋蔓尤甚陳後之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
舡運土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
廟宇壯麗但尋常不喜入神廟不及往觀凡此皆是愚而無
知者之所為爾諷

鄭湜補之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自
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為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
推服底人為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
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
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
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
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剌以
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

是不怕他劉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甚善先生因云公道韓
公兵法如何又云刺陝西義勇事何故這箇人恁地不曉事
儂智高反亦是輕可底事何故恁地費力劉云聞廣中都築
城郭甚處種芴木為城枝節生刺刀火不能破賀孫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
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判得不端
正看印在甚麼所在千箇萬箇都喝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
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
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
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
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得休這般法意是少好其嘗說或
是你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
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着到時
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
集眾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作個為長官
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効兼是如值尉等初官使之央獻
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憲送下狀如雨初亦
為隨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同
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
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
只於廳兩邊設模位令逐項叙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即於
郡厨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
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為書一樣
予云某官令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
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
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
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鞫已前事分明了一
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審訊

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審訊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已來者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礙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雍滯揚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得上始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沈滯底事便是其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守一日詞訴一口着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歷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着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碎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其曾作簿知其弊於南東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吏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

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比
是大綱紀如某為守凡遇文給官負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
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
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某人世為
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割割戶稅世世傳之又曰
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
了如父母在堂不許異財法意最好今為人父母在不異財
却背地云與賣後來却昏賴人以一時之弊變萬世之良法
只是因某人私意申請法儘有好處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
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
行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為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
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
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簿間有甚無廉耻者本無
忌日乃設為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令事事如此
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又曰只如省部有時行下文字
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胥吏之手都沒收殺某在漳州忽
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處或有關損磨滅密並許申上重
行改造此亦有當申者如合有鑄印處乃是兵刑錢穀處如
尉有鑄印亦有管部弓兵司理主部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
去又如掉在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又休
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
節如其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司
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遂
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後下一保明訖未委今來因何再
作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後來忽又行下來云助米人稱進士未
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貢如何仰一一牒問上
來這是巨耐不巨耐他事事敢如此邀索取索當初朝廷只
許進士助米所謂進士只是科舉終三場人如何敢恁地說某

當時若便得這省吏在前即時便與刺兩行字配將去然申
省去將謂省官須治此吏那裏治他又如奏罷一縣令即申
請一面差人待闕候救荒事訖交割下替不知下替便來爭
上去部裏論部裏便判罷權官後來與甲去云元初差這人
乃是奉聖旨令救荒盡與備許多在前及後部中行下乃前
列聖旨了後乃仍舊自云合還下替交割職事直是恁地胡
亂行移略不知有聖旨那箇權官見代者來得恁地急不能
與爭自去了賀孫

敬之問海熙事類本朝累聖刑定刑書不知尚有未是處否曰
正緣是刪改大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堂不許分
異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人親在私自分析用盡了到親
亡却據法資賴遂着令許私分又某往在臨漳豐憲送一項
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為羨乃是有寡嫂孤子後來以
計嫁其嫂而又以己子添立併其產業後委鄭丞看驗逐項

剖析子細乃知其情賀孫

項常欲因奏對言一事而忘之諸州軍兵衣絹或非所有則以
上供錢對易於出產州軍最為煩擾如漳州舊與信州二州
對易每歲本州為兩州抱認上供錢若干盡數解納而兩州
納絕不來太守歲遣書饋懇請恬不為意或得三分之一問
發到一半極矣然絹紕薄而價高常致軍人怨詈傳景仁初
解漳州以支散衣絹不好為軍人喊噪不得已以錢貼支始
得無事歲以為苦興化取之台州更是回遠此事最難理
會而無一人肯言之者不知何做既知漳不出絹信州州
有之何不令兩州以所合發納上供錢輸絹左藏只令漳州
以錢散軍人豈不兩便軍人皆願得錢不願得絹蓋今絹價
每疋三千省而請錢則得五千省故也此亦當初立法委曲
勞復之過改之何妨個

本州鬻鹽最為毒民之橫賦屢經旨罷而復屢起先生至石文

屢言其利害法所先生即散榜先罷瀕海十一鋪其餘諸鋪擬俟經界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解到鹽錢諸庫皆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見得鹽錢底裏與郡中歲計無預前後官都被其見過魚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盡行除罷而行迫無及矣其本朝立法以知州為不足恃又置通判分掌財賦之屬然而知州所用之財下面更有許多幕職官通管尚可替考惟通判使用更無替考通判廳財賦極多某在漳州凡胥吏輩窠坐有優輕處重難處盡與他擺換一次優者移之重處重者移之優處惟通判廳人吏不願移換某曰你若不肯盡與你斷罷於是皆一例擺換蓋通判廳財賦多恣意侵漁無所替考也

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負姓唐上致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中以為可行而泉州頗尚書探兩可之說致

廟堂疑或却是因黃伯耆輪對再論其劄子未極好如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三而不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請即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行於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止漳與泉州接壤今獨行於漳州果何謂某云今農務已興乃差官措置豈是行經界之時去冬好行乃不行廟堂何不略思曰今日諸公正是如此來纏過故做到公卿如少有所思則必至觸礙安得身如此之安若放此心於天地間公平處置則何事不可為去年上朝廷文字及後來抗祠請皆有後時之慮今日却非避事可孝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父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闔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嚇以為必有害無

利一様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為不可其下者因翕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况某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獲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心索契則無限爭訟過矣今之為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害人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此事不順他便稱頌為賢守淳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既未得人勢亦着做古人立事亦硬擔當着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温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温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也温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

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人傳錄云其在臨漳欲行經界只尋得善熟者數人任之不恤工事要要入才若人才難得不成便休須着做去又一修云立事之人須要硬擔當死生以之如韓魏公之立英廟英廟即位繼感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至迎立顯王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何魏公曰不圖為太上皇耳強公為諫官魏公甚苦之及後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妙是他所得魏公有不可及也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圍畫為井字九區中區正甃為高壇中之後區為第庵庵三窓左窓櫺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扇為剝卦庵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漳龍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嘗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為病幸其有是請也即為允之四月主管鳴慶宮加秘閣修撰二十九日遂行得送至同安

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徑又
一暮以南陔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
而亦有譎然疑諱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憚屬
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
憲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
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為之屏息平時附鬼為妖迎遊於
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戰不敢舉良家子女徒
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
遁改履生業至是又暮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
豈不為恨哉淳

先生因說邑中隕星恐有火災縣官禱禳云豈可不脩人事合
當拘家家蓄水警備因東漳州之

建寧自鄭丙程大昌至今聖節不許僧子陞堂說法他處但人
不敢擔當住罷某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只不許人問話頃

曾孝叙知青州請一僧開堂觀者甚眾其僧忽云此知州是
你青州半面天子孝叙大皇恐即時自劫劫此僧送獄必大
先生除江東漕辭免文蔚問萬一不容辭免則當如何曰事便
是如此安排不得此已辭了而今事却在他這裏如何預先
安排得文蔚

潭州

在潭州詰學時陞堂以百數籤抽八齋每齋一人出位講大學
一章講畢教授以下請帥座講說大義曰大綱要緊只是前
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
子不識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璋

問先生到此再詰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何如曰且教
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學規却是
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曰先
生如此教人可無躡等之患曰躡等何害若果有會躡等之

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知之政恐不由山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

先生至嶽麓書院抽簽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其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明日煩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外面將來安在身上自是本末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已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警策人處如何不去理會不理會學問與虫虫橫目之氓何異謙

客說杜倉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都無理會不如莫辨因說如

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送去更無分曉了絕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何斷一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此事理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木之問先生須更被大任用在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上詢詢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為五年計然後大舉因虜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為牽制之師事既多遠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為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才出

便敗德明

或問修城事云修城一事費亦浩濶恐事力小兼不得人亦難
做如今只靠兩寨兵固是費力又無馭眾之將可用張倅云
向來靖康之變虜至長沙城不可守雖守臣之罪亦是闊遠
難守曰向見某州脩城亦以闊遠之故稍縮令狹却易脩固
伯壽云前此陳君舉說長沙米倉酒庫自在城外萬一修得
城完財物盡在城外不便只當移倉庫不當修城曰此是秀
才家應科舉議論倉庫自當移城自當修先生又云向見張
安國帥長沙壁間掛一修城圖計料甚子細有人云如何料
得如此恐可觀不可用張帥自後便卷了圖子更下說着周
益公自是怕事底人不知誰便說得他動初益公任內只料
用錢七萬今輒无之費已使了六萬所餘止一萬初料得少
如今朝廷亦不肯添了謙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取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

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恠不
如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
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
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甚頑然無絲抓着
不痒搔着不痛矣小官嘗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
又不自知笑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
官相見蓋恐慢職官稟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
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姓每間日

一諸學士人見於齋中
官貪則於衙署之間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後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
不長茲惡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
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
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
因所犯追來父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

東

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
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
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口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
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
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
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
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錄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
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

命書
問

文政

